

Farewell to the
Faraway

远处的
拉莫

胡迁

译林出版社

非外借

211

胡迁
拉莫的
远处的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处的拉莫 / 胡迁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47-7427-7

I. ①远… II. ①胡…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391 号

远处的拉莫 胡 迁 / 著

特约编辑 瞿 瑞
责任编辑 周 璇
装帧设计 山川制本workshop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427-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出版说明

关于这本书，胡迁没有留下什么说明文字。

全书收录了胡迁自 2017 年 6 月开始尝试的一系列“危险的创作”，如《远处的拉莫》《海鸥》，以及他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完成的剧本《抵达》。

篇目顺序遵照胡迁生前拟定的文稿顺序。

全书内容（除必要校对外）无删改。

去年，骆以军老师在信里回复我：“但你悠着点，写作是越渡的空间。”

最近几天改写一个真实事件，敲下最后一行字的瞬间，想起这句话。

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是创作《远处的拉莫》时，最末，如逃离梦魇般终结掉一次被侵入。明年的这本新书，为了打破之前的习惯，这半年我每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尝试不同的越渡，摧毁某种关系进入崩溃边界。酒精是好东西，但直接灌入大脑就不好了。男女情爱的小故事是排遣无聊的，它们无论任何维度都在安全的区域。另一种创作则充斥着危险。

——胡迁，2017年9月5日

目录

Contents

小说	看呐，一艘船	001
	远处的拉莫：警报	017
	远处的拉莫：边界	057
	祖父	095
	捕梦网	107
	大栅栏与平房村	121
	黯淡	133
	栖居	145
	响起了敲门声	159
	陷阱	165
	我们四块儿废铁	175
	海鸥	189
剧本	抵达	221
访谈	文学是很安全的出口	293
特别附录	胡迁大事年表	301

看呐，
一艘船

小说

他把领带扎好，又扯了下来。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一个普通的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数不清的毛孔浮在鼻子上，不知道里面塞着什么东西。他有一个妻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妻子。现在她躺在床上，棉被的一角折叠了起来，露出腹部长条形的脂肪。但他责怪不了这件事，他的腹部也有，不止一条，三条萝卜粗的脂肪摆放在那儿，永远不会动，也永远不会小，至少这辈子不会。他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肥胖掌控着他们全家，当他说你去跑会儿步吧，他的儿子会说你为什么不跑，他说跑步会对你非常好，他的儿子会说那也对你很好但你为什么不去跑？他曾经买了一整套跑步用的东西，速干短裤、背心、跑鞋、套在胳膊上的包。他穿戴齐全后走到马路上，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所有的路灯都开着，远处的楼房看起来距离有几公里，但所有的事物都那么遥远。他走回家，把那些东西都扔进衣柜里，等着第二天，他的妻子骂骂咧咧：你又搞乱了我的衣柜，你又搞乱了我的鞋柜，你所有东西都

放在不该放的位置，你的儿子已经胖得走不动了，他又打了一个同学……他会坐在办公室里，桌子上摆放着成叠的广告提案，年轻人自信满满地把他们的想法打印出来，堆到他的桌子前。他还会走到会议室，那些被捏得变了形的矿泉水瓶，那些沾着手汗的笔，幕布上投放着 PPT，一个人的头发被投影照出几块清晰的色块。他的儿子在学校的操场上站着，所有的运动鞋都贴在塑胶跑道上，几个人在教学楼下打着篮球，他的儿子同他一样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他们已经不会行走了，即便在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来到了柬埔寨，一片历史悠久的废墟，只允许穿长裤。他找到一块大石头，在那阴影里坐了下来，但还是满头大汗。在机舱里，飞机上提供的食物吃不出味道是因为气压。而坐在这里，所忍受的一切，也许也都是因为气压。只有气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人类才会没有问题，眼前才会没有任何障碍，但只要气压不是这个数字，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肚子上的那些脂肪在生长。

他没有去公司，而是去了理发店。

你想怎么剪？

短三公分。

短三公分不会好看。

那为什么还要问我？

想剪成什么样呢？

短三公分。

好，好。

接着他听到梳子和剪刀碰撞的声音，梳子每抓起他一缕头发，他都更困

倦一些。所有细碎的模糊的声音都让他更放松，他无法忍受清晰的声音：鼠标点击声、公司里穿梭来去的高跟鞋声、办公室开关门声、他妻子的说话声、他儿子的大笑声——他总是在笑，他只在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才哭。

突然，他大叫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回事？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啊，真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里的头发挡着了。

他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一截耳朵，弯腰的时候，血顺着颧骨流到鼻子上，每个毛孔都在吸收这条红色。等他直起身体来，血又流到嘴里，他吐了一口。

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没看到，它挡着了。我去叫经理。

经理会缝耳朵吗？

那怎么办？叫救护车？

救护车是给行动不便的人。

那我们去医院，我去给您拿纸。先包上，毛巾可能会有细菌。

他捧着自己的耳朵，不知道最初是不是有温度，但现在已经凉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捧过除了指甲和头发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现在他手心里有血，上面摆放着一小截耳朵，是耳朵最上面的那部分，软骨的切面非常白，整个形状像船。

实习理发师找来了很多纸，慌张地去擦拭他的脸。他焦躁地抓过那些纸，捂在耳朵上，虽然疼痛，但他不想脖子那儿继续积聚东西，衣领继续变

得红艳。

这样我会算什么？会算故意伤害吗？

你他妈快去找点冰块儿。

店里没有。对了，我在冰箱里放了饮料。

实习理发师取来了一罐可乐，他把这小块儿耳朵贴在铝罐上，用卫生纸整个包起来。他站起来，推开理发店的门。实习理发师跟在他身后。

跟着我干吗？

我跟您去医院。

我自己去。

我跟着吧。

我自己可以去，你跟着有什么用？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让我跟着您吧。

你不要跟着我，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快死了。

是我的失误，对不起，对不起。

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急得快要哭出来，五官挤到了一起。他加快了步伐，但理发师仍跟在后面，焦急地搓着手。他用举着可乐的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并把理发师拦在车外面，把门迅速关上了。

去最近的医院。他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用端着可乐外的另一只手捂着耳朵，卫生纸已经透出红色。

耳朵怎么了？

被剪掉了。

他看到司机转过脸去，盯着前方。

你是不是在笑？把后视镜掰过去，不要让我看见。

我没有笑，很疼。

是啊，很疼，拔一根头发也很疼。

耳朵很脆弱，冬天一碰就很疼。

对，所以快一点。

他看向车窗外。报纸上说，断掉的手指只要在几个小时内接上就没事儿，会损失一些灵活度，但至少手指不需要动。所以现在只要做好耳朵的保温，不知道这罐可乐可以坚持多久。

把空调开到最大。

好。

冷气声盖过了发动机声。冷气也会有点作用。他的汗水随着冷气开始变黏。他想起自己去理发是因为这些头发覆盖在后脑勺，像一层毛毯，即便只在阳光下走几步，都像裹在毛毯里。

这他妈可太好了。他说。他看着前面已经排了一长串的车，根本看不到红绿灯。司机回过头，关怀地看了他一眼。

又是一辆车擦了另一辆车，然后这两个人要为了他们的几毛钱在这里耗一年。

他气急败坏，只想骂什么。他不能骂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更要命；他也不能骂他的儿子，他的妻子守护着他的胖儿子，当他们俩站在一起时，像买了

一个篮球又赠送了一个小皮球。他的妻子站在洗漱台前洗脸，弯腰时两块臀部挤压出一条沟壑，这条沟壑每天都把他的生活劈成两半儿。

车里虽然开着冷气，不过冷气吹不到的位置也通通像在蒸锅里。

要等多久？

不知道，我挑了条平时不太会堵的路。

这就是不太会堵吗？

我可预测不到。

对，两个垃圾把车停路中间，他们都损失了几毛钱。

我也想把你快点拉到医院去。

此时坐在这里的每一秒，都令他更愤怒，他的耳朵每一秒都在奔向腐烂。那些微生物、那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微生物正一起扑向他的耳朵，它们乘上这艘船并侵蚀着。

当后面有人狂摁着喇叭，他再也听不下去了，推开了门。

你还没有付钱。

你欠我的更多。他吼着朝前走去。

从手机地图上，他找到最近的那家医院离这儿还有两公里，现在阳光已经彻底铺散开。汽车并列在一起如同烤炉里的金属导管，炙烤着一切。他沿着这三排汽车急匆匆地向前走着，又想起自己的车还停在理发店门口，幸好没有开车，幸好他得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不然卫生纸会掉下来，所以不能开车。是啊，这是多么的幸好啊。

卫生纸盖住了他的太阳穴和半张脸，暖烘烘的，汗水把脖子上已经干涸

的血又冲刷开，他扯开了衣领，把外套脱下来扔了。他的妻子会责问他这昂贵的衣服去了哪儿。去了那条把他的生活分成两半的沟里了，就去了那儿，快去找吧，好好找找。

在他路过那个十字路口时，他还想看看究竟是哪两个人站在马路上吆喝，但没有看到，来自十字路口的车就是堆到了一起，没有刚蹭，就是堆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也看不到维修的道路标示，看不到叫嚣的人，只是所有车都行驶不了。看看吧，太好了，没有缘由的好。

他终于到了医院，奔向门诊。

我的耳朵在这里，我想把它接回去。

慢慢说。

我想把我的耳朵接回去，我带来了。

你耳朵怎么了？

被剪掉了。

但是我们这里好像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这里不是医院吗？

这里是附属医院，我们的外科部做不了再植手术。

太好了。

什么？

那哪儿能做？

最近的综合医院在东边儿。

我家就在东边儿。

那是最近的综合医院。

他走出了医院，那些汽车一动不动，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去东边儿那家医院，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理发，又是因为头发盖在脑袋上很热。他给自己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除了这还能做什么呢？

我现在在医院。

你怎么了？

我的耳朵被剪掉了。

被什么剪掉了？

被理发的，我去理发，他不小心剪掉了我的耳朵。

你不该在公司吗？

但我临时决定去理发，太他妈热了，太热了。

那现在怎么办？你不去上班却去理发。

我真想把你和你的儿子还有整个家都一把火烧了。

他挂掉了电话，继续面对着长长的拥堵道路。他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他去路边开了一辆共享单车。衣服已经扔了，没有口袋放他的耳朵，他只好把可乐罐放到车篓里，但车篓的空隙有点大，好在还漏不下去。他骑上车，朝着东边儿驶去。他同时通知了妻子一会儿去医院。

沿着车之间的缝隙，他根本骑不快，只能不停用手转着车铃。他已经有十年没有骑过自行车，现在为了耳朵，他必须尽快穿过车流，但车流一动不动，其他的小路也被行驶缓慢的电瓶车和自行车拥堵着。到处都塞满了东西，每个地方都塞满了东西，就是这个地方。

过了一刻钟，他终于驶出了这条路，可以用正常速度骑车，他准备等机动车道状况好点的时候再拦一辆出租车。他终于放松了一下，不再焦虑地按着车铃。

但他才舒服没几分钟，可乐从车篓里滚出来，被自行车前轮上格挡了一下，朝着马路中间滚去。

他看到卫生纸展开了。卫生纸裹得很厚，所以没有贴在湿漉漉的可乐罐上，它们均匀地铺展开，他的耳朵，以及一小片血，就这么被一辆摩托车给轧了过去，他甚至都没反应过来，那辆摩托车就倏而不见了。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去捡自己的耳朵。

等他拿起来的时候，前后有人看他在做什么。他的耳朵已经被磨损掉一半皮肤，同时变形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软骨也会变形，但这个耳朵就是这样了，沥青马路路面擦掉了皮肤，抹掉了一层肉。这让他重新回到了被剪刀铰动的疼痛中。

他回头，看着漫长的车队，有人在瞄着他，他找不到那辆摩托车，也不能咒骂谁，后面的电瓶车不停地摁着电铃驶过去。

过了会儿，他的妻子开始打电话，他一个也没接。妻子大概已经到了医院。

他从路边的一个小门里进去，走到公园的一个广场上，坐在那儿。他把耳朵包上卫生纸，放在裤子口袋里。现在他已经不去管头上盖着的伤口了，大概已经不再流血了。

根本不知道过了多久，只感觉气温持续升高，周围在日光下像成片的马